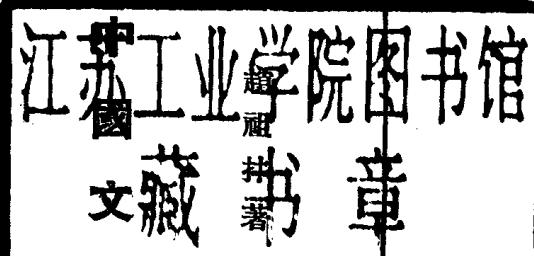


中国文学革命一瞥





學沿革一覽

光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付排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出版

每册實價三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趙祖抃

印刷者光華書局

○ 版權
○ 所有

發行者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杭州保佑坊 上海四馬路

凡例

- 一 中國文學，最稱繁贅，欲加究研，誠非易事。近世有作，亦云浩瀚，非博徵寡要，卽似約舉，多遺本篇。力求淺當，以示近津，凡諸名篇，良多未引。
- 二 文紀過去，尤宜實陳，若涉翻新，卽屬眩造。本篇悉折衷羣說，務求有當，不矜好奇，實惡立異。
- 三 文學一事，首重環境，而一代帝王，尤足以轉移當時風氣，故本篇分朝詮論，以明文學時代，互爲推移。

- 四 三代之世，文具於經。本篇既示歷代文學沿革，故統而述之。
- 五 中國文學，素分南北兩派。本篇亦揭題詳論，以期一目瞭然。
- 六 佛教影響吾國文學，至重且鉅，今特分篇闡明。
- 七 本篇專重歷朝文學沿革，故於個人事實，少所稱述，讀者諒之。
- 八 本篇倉卒草成，諸多遺誤，海內明達，尙祈是正爲幸。

民國十五年新夏趙祖朴識於武大靜心齋

中國文學沿革一瞥目錄

- 第一章 緣起
- 第二章 文學原義
- 第三章 總論
- 第四章 陶唐前之文學
- 第五章 唐虞夏商之文學
- 第六章 周之文學
- 第七章 秦之文學

第八章 秦前小論

第九章 前漢之文學

第十章 後漢之文學

第十一章 兩漢後論

第十二章 三國之文學

第十三章 魏晉遞嬗間之文學變遷

第十四章 晉之文學

第十五章 南北朝之文學

第十六章 佛教對於南北朝之文學影響

第十七章 南北學派之源流

第十八章 隋之文學

第十九章 唐之文學

第二十章 五代之文學

第二十一章 宋之文學

第二十二章 遼金之文學

第二十三章 元之文學

第二十四章 明之文學

第二十五章 清之文學

第二十六章 民國成立以來之文學

第二十七章 結論

中國文學沿革一瞥

第一章 緣起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內蘊諸心，外表乎語，是以言辭之發，驚嘆首先，況狀既成名動，蹕起藉口舌之精解，天人之妙情感，由是而達，宇宙於焉以通。然聲音之道，難垂于遠久；文字之功，易括乎冗繁。觀昔伏羲之世，八卦早已肇其端。許慎說文序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靈象。」黃帝而來，六書始因集其就；則固早已變結繩之陋風，而耀斯文之大美也。許慎說文序曰：「黃鳥獸蟲蛇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帝之史倉頡，見百工以揮，萬品以察。」惟草創伊始，凡百諸因夫陋簡進化，遠長舉事。

乃臻乎郁文；今日之爛燦，自非古時之炳蔚；纖說之神異，當是游詞之弄奇；炫今責古，因其陋也；榮古薄今，不亦謬哉？審乎年代，縣遠載籍，沉腔說涇，雜出文獻，難徵語或寓談於往昔，事每實現於今茲並應詳核而詮釋，毋得含混而一同。至若引飛鳶以下附氣艇，取飈輪而上合木牛，則猶爲強牽往事，厚誣今人，不可爲訓，徒自貽譏。夫士生後期，難起昔賢而質難；學昌斯代，當聚羣說以擇抉；或校以時世之變遷，或參以沿革之程序；考源竟委，研舊謀新，豈可吠其吠影，雷同古昔之謬妄，疑以疑傳，波蕩後今之通材者哉？

第二章 文學原義

結繩既除，文字始起，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堅乳而寢多也。

累世鑽研，用足紀述。洎夫化通神

明之德，類推萬物之情，而其用益宏矣。第生民之初，渾渾噩噩，宇宙之象，離離奇奇，求之理論，而不得，質諸迷信，而皆然。由是崇拜之心頓生，敬祝之詞忽發，觀乎蜡祭之詞。戰記郊禮特牲伊耆氏，始爲蜡其詞。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可以知其概矣。若夫字句之齊整，音韻之鏗鏘，則咸本乎自然，甯有假夫矯作？蓋發音

之始，韵甚單簡；成語之初，句難參差，理固然矣，豈有他哉？迨至後世庶業綦夥，飾偽萌生，偶辭儻句，不足以盡其變切響浮聲，亦難以應其需。由是

畫一之格，進爲錯綜之文矣。然浸至陶唐之日，猶乏縱橫之章，雖堯典現推夫簡奧，而詞句殆取諸古言。嘆藝文志云：「尙書者，直言也。」直言者，卽當時方言也。何有乎矞皇典富之文？母亦質直明達之語云爾。善乎劉勰之言曰：「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路凡後記：「帝堯制七絃，徵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其詞曰：「舟張辟離，鵠鵠相從，八風回風，風喈喈。」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浩南風之詩，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觀其二文，辭達而已。」顧推衍至于春秋，始由枯澀而進夫圓潤；寢假達乎戰國，乃由圓潤而入乎肆橫；孟軻之左右逢源，莊周之上下縱議，捭闔傲睨，盱衡冥渺，於斯爲盛。人其意消章（實齋）氏稱爲「後世之文，咸備於戰國」，洵非虛語也。然其所以如是者，大抵周季板蕩，學官無聞，道無一定之宗，士有橫議之放，管商之法制啟乎前，申韓之刑名

繼於後，起伏蕩漾，極千古之大軌；迂怪奧奇，盡文雅之盛醇。然推其所出，悉宗六藝；窮其所歸，蔚爲九流。劉勰之「秉經製式，酌雅立言」，誠有見於斯也。準茲而言，則六經易詩書樂 禮春秋爲文章之源泉，文章爲六經之極致，尙何疑哉？然居今日而談文學，則大異其趣矣。西哲之言東來，震旦之文大異。有所謂文以載道者，有所謂文以抒情者。言人人殊，無所取則。絜其立說，大概文生乎情，學專於理，廣而言之，則均爲文學。徒有「情」「智」之分，挾而言之，則純爲文學，乃緣感興之作。昔之「歌」「謠」「詞」「賦」，今之「小說」「曲」「詞」，苟非質直，咸隸於斯。他若殉情之主義，爛漫之體裁，則又文學內部之分類也，固可存而勿論。

第三章 總論

文之爲道也大矣！豈徒簡無剩義，繁無贅詞，即可謂盡文章之能事乎？必也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抉造化之源，成經國之業，而後可也。然文難盡善，勢無兼擅。昌黎毛穎之傳，歐蘇不敢比其肩；文考靈光之篇，韓柳不能拔其幟；蓋不特天授有限，亦直時勢使然耳。是故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才非天人，甯能同美？後世有作，求意之稱物，文之逮意，亦已難矣。遑論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發奇思以雕色雲霞，措異想以賁華草木哉？至若徒炫奇字之爲，而務陳言之去，名雖新而意則

一，則文雖作而義實無，何必操觚以自囁心，腸災黎而博人之覆瓿耶？是必學富五車，筆含萬化，而後始足與言文也。蓋學不豐，則理不富，筆不化，則勢不張。韓子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曠，誠哉其慨乎言之也。故必浸羣言之漲液，漱六藝之芳潤，力學以培其根，沉思以極其致，而後乃能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生風雲，非徒一己之鴻光，直爲宇宙之奇彩，文之爲文，固如是也。且夫天地之間，有是理，必有是文，理無虛設，文不空造，窮天下之至理，即宇宙之妙文，易成上古，今日推爲哲學之大原，詩美周家，現世崇爲表情之極致；不以其有爲而作乎？屈原忠誠，是以離騷極其哀婉；子長悲憤，是以

以史記極其肆雄，豈不有諸內而形於外乎？所以文有美劣之義，而無新舊之分；文苟美矣，則經百世而常新；文苟劣矣，則出一日而已。舊善學者，蓋亦知所從乎？茲將中國文學界中最佔有勢力者，略論如左：俾學者藉原而竟委，因一而反三焉。

二 詩經 「歌詠所生，自生民始。」

言沈約

蓋物生不能無感，感至斯發

爲聲，言之不足，繼以詠嘆；自古在昔，皆積於中而形於外，有諸事斯筆諸文，非復後世之徒夸擣撋，聊資敷衍，以襲其貌而摹其聲者，所可比也。是以觀關雎之章，知后德之賢淑；詠南山之什，識臣道之艱貞；如後之不流於樂淫，卽入於哀傷者，奚啻霄壤哉？此有周一代文